

目 录

- 写在前面 杨 悦
- 日军代表伊盟之行及其裹胁
- 伊盟各旗王公阴谋的破产 奇忠义 (1)
- 马占山在准格尔旗的前后经过
 李功久 忆述 秦正英 整理 (10)
- 奇致中起义前后 李克仁 (15)
- 忆旧绥远省桃力民办事处 傅观澜 (26)
- 草原上的浩劫
 ——记吕郭保大破坏柴登牧场屠杀
 无辜牧民的罪行 金山 (42)
- 我所知道的巴彦淖尔碱湖的开采史
 张心斋 忆述 刘治邦 整理 (48)
- 记名札萨克的婚礼
 奇世英 忆述 马步萧 整理 (52)
- 准格尔旗大营盘王府史略 武学教 (66)
- 乌审旗风俗习惯、宗教庙宇漫述
 察汉东 撰写 艾吉姆 翻译 (72)

用鲜血浸泡的历史

- 记准格尔旗贵族间的内部斗争……李克仁 整理 (86)
- 一、丹丕勒之死…………… (87)
- 二、大汉台吉和四奶奶…………… (99)
- 三、那森达赖专权…………… (105)
- 四、土皇那氏…………… (111)
- 五、二少爷奇子俊…………… (123)
- 六、王英洗劫杨家湾…………… (133)
- 七、第一次军事政变…………… (138)
- 八、第二次军事政变…………… (146)
- 九、奇文英执政…………… (155)
- 十、准格尔旗的内战…………… (157)
- 十一、抗战时期的神山…………… (161)
- 十二、奇文英引鬼上门…………… (166)
- 十三、小王爷登基前后…………… (169)
- 十四、第三次军事政变…………… (172)
- 十五、归宿…………… (178)
- 后记…………… (186)

鄂尔多斯蒙古挺进队 (附载)

……………内田勇四郎(日)著 巴秉清译 (187)

日军代表伊盟之行及其 裹胁伊盟各旗王公 阴谋的破产

奇忠义

一、日寇伪蒙举兵西来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来，在蒋介石投降卖国的不抵抗政策下，日本侵略者侵占东北三省之后，继续向我华北以及内蒙古地区推进。窃据百灵庙“蒙政会”大权的德穆楚克栋鲁普亲王和一部分王公上层，从秘密勾结到公开投靠，引狼入室，出卖民族利益，充当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犯内蒙古的马前卒。在其主子的导演下，这一小撮民族败类，破坏中华民族的统一，分裂蒙汉各族的团结，于一九三六年在德王府成立了所谓“蒙古军总司令部”，在锡盟召开了第一次“蒙古大会”，建立了伪蒙古军政府。

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国民党被迫片面抗战，一开始就丧师失地，一溃千里。驻守绥远的傅作义部，虽作过一些抵抗，但旋即奉命向山西河曲和陕西北部退却。因此，日伪军便一路无阻地长驱西进，内蒙古西部重镇归绥和包头相继落入敌手。眼看国民党腐败无能，大势已去，日寇就更加看重德王这块民族招牌，一心想通过对奴才的扶植，把整个内蒙古置于自己的铁蹄之下。德王的野心也愈加膨胀。妄图仰仗日寇的“武

运”实现其“建国登基”的梦想。于是，在“日蒙亲善”，“共存共荣”的高调声中，进行了一番策划，定于同年十月召开第二次“蒙古大会”，以拼凑“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伪政权。

但是，他们感到美中不足的是，成吉思汗陵寝所在地鄂尔多斯，至今还只能隔河相望；伊克昭盟的王公，第一次“蒙古大会”就没有正式派人捧场，第二次“蒙古大会”是否派人前来还不得而知。对日寇来说，侵占伊盟是他们包围陕甘宁边区，进犯大西北战略计划的首要一步，自然是势在必得，不能坐视其不服“王道”；对德王来说，盟旗王公的支持是他在主子面前得宠的政治资本，而伊盟王公更具有特殊意义，他当然也不能听之任之。如果说“七·七”之前，日寇伪蒙对伊盟还有些鞭长莫及，那么，现在已陈兵大河北岸，他们当然要来问津。这就是乌吉达打着德王的招牌前来伊盟的政治背景。

二、乌吉达伊盟之行的使命

归绥、包头失守之后，国民党溃军涌入伊盟境内。当地土匪也随之蜂起。兵匪合流、逞凶肆虐，社会动荡不安，政局极不稳定。日军包头前线指挥官的亲信乌吉达，就是在这兵荒马乱，人心惶惶之际来到伊盟的。

乌吉达只身渡河，先到了达拉特旗王府。康王勾结日寇，已被马占山扣押南去，他就借了康王的小轿车赶到地处伊盟中心的郡王旗。

秋末一天上午，乌吉达到了郡王旗王府。西北风刮得正紧，我们几个孩子好奇地围了上去，他从轿车里跨出身来，操满口蒙语对我们说：“我是包头来的皇军代表，要拜见你们的王爷。你们赶快找你们的大人通报。”这位不速之客看上去约四十岁左右，头戴礼帽，身着古铜色长袍。穿得虽然是便服，言谈举止却流露

出军人的武断与骄矜。

说话之间，王府的管家和轮值的保安人员也都来了，他就命令给他准备房间。管家禀报了图王后把他安置在东院休息，可他一进屋就要求面见图王。图王正把衙门值班的仕官召集到王府里院分析情况，就派管旗章京巴音桑先去同他会晤。不久巴音桑回来向图王转述了乌吉达带有威胁性的几点要求：一是当天就要会见图王；二是他要住进皇院以保障他人身安全，倘若他本人安全出了问题，图王要承担全部责任。

在这种情况下，图王又气又急，和正在衙门的仕官作出了几项决定：

（一）对乌吉达抵伊盟的消息要严格保密，为安全起见，责成保安团加紧警戒。

（二）委派专人去扎萨克旗向沙盟长（沙克都尔扎布）报告并请示对策。

（三）连夜派人召集全体仕官回王府议事。

（四）图王亲自接见乌吉达，探明其来意。

下午，图王在仕官的陪同下，会见了乌吉达，乌吉达向图王说明了来意。他说：“本人奉皇军包头前线指挥官命令，特来你盟再一次敦促贵盟沙盟长及其他各旗王公：一者迅即通电脱离国民党政府，宣布归顺皇军，接受联邦自治政府的领导；二者从速把成陵迁到安全地带，以免让“敌”人劫去；三者各旗王公必须由沙盟长率领尽快来此处聚集，然后同我一起前往包头，谒见皇军前线指挥官和德王，共商成立联邦自治政府事宜。目前正值战时，伊盟社会动荡，为安全计，我留住你府，由你派专人向沙盟长转告我的来意，请他立即通知各旗王公并请他亲自率领限期来贵旗与我会面，共商大计。”

图王听罢，感到情况非常严重，当即行文连夜派人向沙王作了全面汇报。沙盟长接到文件就派图布升梅林章京为代表，会见

了乌吉达，确定由沙盟长在郡王旗召集各旗王公会盟。过了几天，沙盟长通知各旗的公文正式下达，指示各旗王公务必带领主要仕官如期前来，并责成郡王旗政府作好东道，准备好会盟的食宿马干（草料）。

三、东道主的疑虑

鄂尔多斯的广大蒙古族群众主要从事畜牧业生产，长期以来，他们和相邻地区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汉族群众，不仅在经济上通功易事，余欠相补，而且在思想文化上也相互影响，有着密切的联系。这里自清朝实行盟旗制度以来，各旗王公大多数都安富尊荣恪守祖训、执著地维持现存制度。

近若干年来，政治风云变幻，他们不得不左右斡旋，艰难地保全自己的社会地位。但可贵的是，他们以身为成吉思汗的子孙而自豪，以身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而光荣。每当遇到与本民族存亡攸关或涉及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问题，他们中的多数都能作出正确的抉择。民国初年，伊盟王公带头联名抵制哲布尊丹巴的叛国煽动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现在，日寇侵华，其势“薰天赫地”，乌吉达只身上门，又是那样咄咄逼人，这不能不引起大多数王公的疑虑。其中图王最先知道乌吉达的来意。而且这次会盟既不在历来会盟地址——苏泊汗庙和成陵所在地，也不是盟长所在地——沙王府，偏偏要他作东道主，他的疑虑自然比谁都深沉。

从目前考虑，国民党对蒙旗向来存有戒心，军队又布防于伊盟周围。万一走漏消息，他们就会兴师问罪，全旗百姓岂不遭殃？乌吉达若被抓走，日寇焉能不逞凶报复，后果将更加不堪。因此，图王对沙王在郡王旗会盟的决定深表不满，认为沙王的这一决定，是掩盖其曾与日寇往来的真相，是转移人们视线的策

略。对于乌吉达的三项逼降要求，图王一直保持抵抗的态度。他认为，通电归顺日军，依附德王，迁走成陵，是背叛民族大义，破坏国家统一的投降变节行为。一旦这样做了，不仅有损成吉思汗子孙的荣誉，有失中华民族的尊严，而且还会落一个叛国投敌的千古骂名。何况日军不过是一时的优势，偌大中国岂能亡于东洋人之手。就是小小伊盟，敌人还无力进攻占领，只能派乌吉达冒险前来，说明对于蒙旗的力量，日寇还不敢过分轻视。如果畏敌如虎，忍辱屈从，将来大地重光，又以何面目对祖国同胞和后代子孙？眼下最为担心的是，包头已为异国控制，各旗王公如若随乌吉达前往无异于自投虎口。不仅失掉了自己的旗民，王位已同虚设，就是个人的身家性命也没有保障了。

图王就是这样担惊受怕怀着重重疑虑，等待会盟会议的召开，但他又对这次会议不抱什么希望。因为伊克昭盟盟长沙克都尔扎布在日寇刚占领包头时曾与日军有接触，副盟长杭锦旗王爷阿勒坦鄂齐尔，达拉特旗团长森格林庆因与德王的关系密切之故，正积极准备投日叛国，会盟会议很难作出一致抵制的决定，制定出对付日寇的有力措施。因此，图王一边筹备会议，一边考虑权变之策。

四、沙盟长主持会盟

沙盟长根据乌吉达的意见，亲临郡王旗王府主持召开了会盟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副盟长杭锦旗扎萨克阿勒坦鄂齐尔，协理色登多尔吉，管旗章京苏穆亚。盟务帮办、鄂托克旗扎萨克嘎拉僧如勒玛旺吉拉扎木素，协理旺楚克色楞。郡王旗扎萨克图布升吉尔格勒，协理贡布扎布，奇兆录，管旗章京巴音桑，梅林章京诺尔布扎布、阿能达。乌审旗扎萨克特古斯阿木固郎，协理扎那巴扎尔，梅林章京森格巴扎尔。扎萨克旗除沙盟长外，参加会的还有协理

鄂其尔巴图，阿木固郎，梅林章京图布升德勒格尔。准格尔旗、达拉特旗缺席。此外还有各旗王公带领的不少随员、警卫等人。

会议开了三天，主要议题是如何应付时局的问题。与会各旗王公首先分析了时局和伊盟现状，各自发表了对乌吉达逼降所持的态度。大多数人认为，日军侵略势力乘国民党军节节败退之机继续向大西北推进的可能性虽然存在，但是其兵力分散，重点攻击目标又在东南地区，加之黄河尚未封冻，天堑逾越也属非易，因此，目前重兵入侵伊盟特别是进攻大西北的条件尚不具备。而阿王等少数人却认为国民党军一败涂地，国民政府可能与日讲和；若继续抵抗，日军就会发动钳形攻势向西南推进，伊盟地区首当其冲，自然是日军攻占之目标。与其大军压境之后不得不降，何如现在表示归顺，还有条件可讲。

经过一番争论，多数人的意见占了上风。大家认为，时局的发展尚不可测，但无论如何，不能首先作中华民族的叛徒与罪人。当然，蒙旗力量不足与日寇抗衡，但也要尽力从中斡旋。眼下，伊盟尚在国民党军武力控制之下，如果屈从乌吉达的逼降要求，很快就会招致国民党军袭击的灾难。那时，生灵涂炭，王公地位必然遭到动摇，甚至会遇到灭顶之灾。经过研讨最后委婉地拟定了三条理由，既表明了王公们的态度，又不伤日方的感情，决定由沙盟长向乌吉达陈述。目的在于拖延对日方提出条件的正面答复，缓和当前的紧张局面。

乌吉达到会以后，沙盟长陈述了拟好的三条理由。一、成吉思汗是鄂尔多斯蒙古人民几个世纪以来一直祭祀的祖先。成吉思汗陵寝自安葬于鄂尔多斯以来，迄今已有七百余年，始终未离开过鄂尔多斯。这里的蒙古人象爱护眼珠一样守护着成陵，终年香火不断，逢节都要隆重祭祀。据传说成吉思汗临终还有绝不渡黄河的遗言，蒙古人更把它奉为圣谕，因而成陵从未移动过地方。如果猝然动土迁陵，恐民心有变。这恐怕对皇军西进的战略也弊

多利少。二、国民政府虽然已经风雨飘摇，但是尚未彻底瓦解，伊盟目前尚在其掌握之中。伊盟王公若对皇军有所表示，国军就会先皇军一步兵伐蒙旗，旗民不能幸免于难，王公不能幸免于罪，对皇军西进战略不也是多了一层障碍。若暂不通电，伊盟王公对皇军渡河南来，不仅不进行抵抗，还要亲率旗民和微弱的武装力量相迎，协助皇军扫荡境内国民党军队。三、“七·七”事变以来，国军溃败，遍于伊盟境内及其周围，百姓遭劫，社会不安。特请求皇军通过德王，秘密给各旗王公输送大量武器弹药，以加强蒙旗武装，维持社会秩序，做好迎接皇军的准备。

乌吉达听了以后，仍一意坚持他原来的意见。他说：“成吉思汗是一个伟大的英雄，是整个蒙古民族的祖先，是蒙古民族统一的象征，而且也是日本民族敬仰的一位伟大人物。皇军自进入东北以来，积极赞助蒙古民族的高度自治。现在蒙古民族高度自治，空前统一的局面就要到来，而今除你们伊盟和阿拉善、额济纳两个旗不在皇军控制范围内，其他盟旗均在皇军的统辖之下。所以你们必须立即通电全国，宣布脱离汉族统治，归顺皇军，听从蒙古联邦自治政府领导。至于成陵搬迁是为了满足所有蒙古大众的渴望与要求，防止汉人阴谋劫持。在蒙古联邦自治政府宣告成立时，蒙古民族要共同瞻仰祭祀。我们还要向全世界宣布祭祀盛况。因此要求各旗王公一定要大力协助。办好这样两件事，伊盟王公和百姓就能受到皇军对蒙旗的优厚待遇，和日本民族走共存共荣的道路。”

王公们的理由有真有假，乌吉达的意见时软时硬，实质上彼此针锋相对，并没有达成协议。后来又经过多次研讨，王公们仍然坚持原来的主张。乌吉达只好稍作让步：一、为照顾民族传统习惯起见，成陵暂时不迁，由蒙旗负责保护。一旦被国民党军劫持，伊盟王公要承担一切后果。二、皇军未进入伊盟之前，暂不通电宣布。日后皇军入境，伊盟武装力量决不能进行抵抗。若有

违约现象，王公要承担全部的责任。

只有一点，乌吉达不仅没有松口，反而更显狡猾毒辣。他要求与会的全体人众陪他祭祀成陵，事毕之后，仍回郡王旗王府，而后随他秘密前往包头。各旗王公只好再次会商。图王提出，陪祭可以同意，赴包行动为安全计，要缩小目标、分散隐秘才是，由各旗王公自行安排，千万不能随同乌吉达，以防灾难。对图王的主张大家心领神会，一致表示同意并请沙、阿两位盟长与乌吉达交涉。乌吉达一听大为恼火，扬言若不相从，将动用陆空兵力袭击伊盟，处置王公仕官。在乌吉达出席的最后一次会盟会议上，阿王首先附和乌吉达的意见，大家只好忧惧重重，作赴包的准备。

五、图王智退乌吉达

图王的建议未被接受，包头之行就迫在眉睫。于是，图王将全旗仕官秘密召集起来分析了各旗王公的心理状态，赴包的危险和将会产生的严重恶果。经过一番苦心的商讨，急中生智，终于定出了一条抵制包头之行的妙策，图王责成其长子巴图吉雅连夜安排布置。

巴图吉雅根据图王的意图，当即找到连长张春和秘密布置任务，面授机宜，约定了彼此配合的办法。张春和接受任务马上行动，先到东胜召集当地大户，告诉他们日军即将渡河侵犯伊盟，国民党溃军正向这里涌来，要求他们把地方民团集合在罕台庙、布尔洞庙、皂火壕一带。后又返回郡王旗，把这里的民团也集合起来，带到东胜民团驻地附近扎营。两处“疑兵”安置妥当之后，又到处声扬，这些番号不明的队伍是国民党撤下来的军队，马占山的队伍也在向河西运动。张春和这样造声势时，社会上就产生了紧张的气氛。

乌吉达祭祀成陵回到郡王旗，第二天各旗王公率领仕官兵丁二百余人，跟随乌吉达离开王府向包头进发。当晚按照图王的安排在郭家壕住宿。晚上十点左右，张春和连长带领一班人如约前来，向图王报告事先编好的所谓情况。他说，马占山的队伍和河东撤下来的队伍把罕台川、哈什拉川住得满满的，对来往行人盘查极严，一看到骑马的二话不说就开枪射击，不少人死于非命。

图王立即把“情况”向沙、阿两位盟长作了汇报，接着就召集会议研究。空气立即紧张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乌吉达意识到自己的安全还得自己负责，于是就采纳了大家的意见。包头之行就此作罢。乌吉达跟随沙盟长和图王回到郡王旗王府，其他王公如释重负，连夜返回各旗。图王回府后，当即把乌吉达交给沙盟长，请他保护乌吉达。沙盟长为了避免惹出他事，就在郡王旗派他的副官奇文卿护送乌吉达向杭锦旗阿王府方面去了。

图王智退乌吉达，挫败了日寇裹胁伊盟各旗王公的阴谋，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保护了伊盟各族人民的利益，解除了各旗王公的危险，保全了自己的名节，受到了人们的尊敬和称赞。

编者注：乌吉达即内田勇四郎

马占山在准格尔旗的前后经过

李功久

七七事变后，在东北曾领导东北军抗过战的马占山将军，马上从苏联回国，再举抗日大旗，联络东北旧部，重振旗鼓，组织东北挺进军挺进察绥。日寇命令井德泉、朱子文两团伪军，尾追马占山，企图消灭挺进军。在伪军压境的紧急关头，马占山晓以大义，争取了井、朱两个团起义，将起义的伪军改编为骑三师。井德泉任师长，朱子文任副师长。当时，我（李功久）是该师二团的副团长。

井、朱率部投诚，日本侵略者非常不满，立即调军进击骑三师。骑三师因孤军无援而西撤。这时马占山率部已进归绥城，我们在归绥与刘桂五的骑六师、门炳岳的骑七师会合。日军气焰嚣张，武器精良，借助现代化装备的汽车、坦克开路，向绥远推进。马占山只好以退为进，率部走包头，进五原，在五原休整两个月，汇集各部一万余人，于同年冬，从西山咀的马七渡口过黄河，开往伊盟东胜县。

一九三七年古历十一月，马占山召集伊盟各旗王爷在东胜开会，共商抗日大计。这时，准旗河北地区的奇子祥、达拉特旗的康王（康达道尔计）已投降日本，挺进军对奇子祥鞭长莫及，对康王必得兴师问罪。而康王是达拉特旗的世袭王爷，他知道挺进军驻东胜与他不利，就趁马占山立足未稳，令部下森盖倾全旗骑兵追击挺进军。马占山得悉，令刘桂五率骑六师迎战。一九三七年一个隆冬的晚上，两军于东胜、达旗交界地区打响了。

就在这天晚上，马占山趁康王王府兵力空虚，密令骑三师绕道进击王府老巢，逮捕康王。我与周启山团长选择了三十名精锐轻骑，傍晚从东胜出发，一夜急行军，拂晓赶至康王府。王府的哨兵问我们是哪一部分，我们按预定的说法回答道：“我们是包头方面来的，来请康王带路打东胜，大部队在后面，很快就到。”说话间，侯化民团副带的三十多名手枪队员也赶来了。清晨，康王的几个正在井畔饮马的士兵发现了我们，觉得势头不对，对我们没敢有什么表示，骑着马去包头给日军报信去了。王爷的管家白通达孟克不浪给我们开了王府大门，我和朱启山带十几个兵进了王府外院，在一个客房里坐下。侯化民在王府门外向各炮台安排兵力。当时约定：只要听到王府院内信号一发，即刻动手，让王府兵缴械就范。

在王府外院的房子里，管家正为我们备饭。我们哪有心事吃饭，一再催管家请王爷出来回话。管家进内院连催三次，仍不见康王有所动静。我和朱启山心急如火，两人密议：我带五名手枪队员由管家带路直入王爷住宅，朱启山留在外院接应。我们一行刚入院内，一手枪队员用枪逼着管家站在墙角下，不许其声张，其余飞步跨入王爷内宅。此时，康王和他的两个姨太太还在炕上睡着。我用手枪直指康王头部，令其赶快穿衣服。进宅的其它手枪队员眼急手快，从康王枕下取出一支手枪，又在墙上、柜子上收缴了两支手枪。此时，康王的太太们抖成一团，面无人色，围着各色缎被子在墙角挤成一堆。康王假装镇静，边穿衣服边说我们是土匪。我说：“请你规矩一点，我们是挺进军，马军长请你去东胜面议军机。”这时，康王才如梦初醒。朱启山知事已成功，在外院鸣枪。恰好骑三师三团策应部队也赶来，于是迅速包围了营盘，里应外合，仅仅十几分钟的时间，王府所有残兵全部交出武器，我们胜利完成了任务。

井德泉师长进了康王府。他对康王稍加安慰后，说明了让康

王去东胜参加各旗王爷会议的意思。康王无法抗拒，只好亲自开上自己的小汽车，由井师长及其随员“陪同”，直奔东胜。汽车开走一两个小时后，日军派出的三架飞机，先在王府上空盘旋了两三圈，无可奈何地向东胜方向飞去。飞机追上康王的汽车，低空转了几圈；然后扫兴地返回包头去了。井师长押走康王后，我们迅速行动，将王府的电台、枪支、弹药和马匹全部带回东胜。在返回东胜的路上，我们得到消息，知道森盖的骑兵已被旗六师彻底解决，森盖隐匿不见，败兵逃窜不知去向。

井德泉师长将康王交给军部马占山，马占山让康王参加了伊盟各旗王爷会议。会上，各旗王爷谴责康王投降日本的丑恶行径。康王把责任全部推在了森盖身上。马占山把伊盟蒙汉团结的抗日道理讲给各旗王爷。王爷会议开了三天，散会后，马占山把康王送往西安行政公署。

挺进军在东胜驻了五天后，马占山随骑六师开往准旗，驻军沙镇、纳林等地。师部设在杨家湾，马占山住在沙镇的一个商号里。在马占山开往准旗的第二天，骑三师也开往沙镇（这时骑七师在后套驻守西山咀）。骑三师在开往沙镇的途中，一个土匪出身的机枪连姓马的连长，贼性不改，谋财害命，在虎石塔沟门打死师部传达长，抢走该传达长的几百元钱和一副景泰蓝马镫。马占山得知此事后，命令骑三师将马连长拿获斩首示众。

挺进军捉拿康王，惩处不法，对准旗震动很大。贯于看风使舵的准旗神山司令奇文英，不但不敢与马占山对抗，而且还让旗下达古、达庆供应挺进军的军需品。一九三八年二月，马占山带部分随军与驻扎在哈拉寨的部下——吕二小的步兵会合。从此，挺进军把准旗作为自己的抗日根据地，而哈拉寨成为挺进军抗日的大本营。

一九三八年，挺进军兵伐绥远省凉城县。凉城县是日军盘踞的地方。为了有力地打击日寇，骑三师在凉城县的阳坡尧子与日

军开战，打死日军四十多人，打伤多人。继而攻克凉城县县城，迫使日伪第八团团长慕新亚投诚。同年六月，改编慕部为挺进军骑兵第五师，慕新亚任师长。

一九三九年二月，趁冰封黄河的机会，挺进军进攻托克托县县城，战斗约两小时，日寇弃城逃至托克托城东梁头道脑包。挺进军进城，俘虏伪蒙古军团长门树槐。在撤出托城的途中，马占山给门树槐讲了一些抗日的道理，后将其释放，并给李守信带了一封信，信的内容是劝说李守信要顾全民族气节，指出为日本人卖命没有前途。以后马占山的军队在绥远一带活动，还得到门树槐的保护。

一九四一年，骑五师二、三团在下城湾喇嘛洞守渡口。日军在姑子庵妄图过河，被我守河部队阻击，双方激战五小时，骑五师牺牲了一名连长，一名排长，两名士兵。日军被迫撤退。一个多月以后，日军以大炮为掩护，又在这里带上救生圈泅渡，被我守河部队发现，激战半日，日军又被击退。

一九四二年，日伪师长夏军川经与马占山联系后起义。夏率部在预定的地点马栅渡河，挺进军在渡口接应。日军发觉夏军的行动后，尾随而来。日军以密集的炮弹射击正在过河的夏军。夏军死伤甚重，夏军川与其女人也死在河里；但多数夏兵终于过河。挺进军与日军隔河相对射击约三、四个时辰，日军便撤走了。

一九四三年夏，骑五师派兵驻七卜尧子守护渡口，防止日寇南窜。当时驻扎在党三尧子的伪蒙古军，在日寇炮兵、骑兵和步兵的主动协助下，妄图把我守河部队打跑，扫清它们过河南下的障碍。我骑五师和骑六师构筑河防工事，固守不退。双方激战十几天，迫使日伪军撤退。

日军盘踞萨、托二县，隔河窥视准格尔旗的壮丽山川，垂涎三尺。夏季他们隔河炮击，冬季他们过河烧杀。然而他们的每次

军事行动，都因遭到挺进军的有力打击以失败而告终。

在准旗坚持抗战的马占山将军，取得了共产党的信任，密切了和共产党的关系，得到了准旗人民的支持和称赞。陕甘宁边区党委、桃力民地下党经常派人去慰问挺进军，和他们搞统一战线。由于挺进军的成份复杂，一些官兵敲榨勒索、欺压百姓的事时有发生，我党就向他们提出一些加强挺进军纪律的建议。马占山不仅能够采纳建议，查处一些违法乱纪的官兵，而且还设法保护我党的地下交通员。一九三八年以后，我们三团每逢遇见往返于大青山——延安的交通员，总是给予方便，帮助他们顺利通过。那时候，尽管准旗人民的生活相当艰苦，还节衣缩食，供给挺进军军粮草料，为我们的伤病员送水送饭，从人力、物力上积极支援抗日。

八年来，马占山将军同他领导的挺进军在准旗人民的大力协助下，抗日有功。他不愧是一位在抗日战争史上值得后人纪念的著名的抗日将领。

（秦正英整理）

奇致中起义前后

李克仁

奇致中是原国民党准格尔旗的保安司令。因为他是绥远地区较早率部起义的国民党将领，所以曾被人民解放军晋察冀第三兵团的负责同志称为蒙古族上层人物中识时务的俊杰。

奇致中于一九二一年出生在一个蒙古贵族的官宦之家。他的爷爷那森达赖在一九一〇年——一九三二年期间，任准格尔旗的东协理兼护理札萨克。他的叔父奇子俊，更是晋陕绥宁一带赫赫有名的人物，曾任冯玉祥部队的中将司令、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等职。奇致中童年丧父后，接着，他的爷爷和叔父在准格尔旗的第一次流血事变中同时丧生。一门大户人家连遭不幸，几乎断了香烟；而奇致中大难不死，实属三生有幸。之后，他一直随奶奶过日子，住在杨家湾他爷爷手上盖起的国公府内。

奇致中的奶奶——那森达赖的老婆是个很有心计的女人。她原是清廷定王的七太太，精通琴棋书画，知晓满蒙汉文；加之能说会道，老于世故，深得那森达赖的钦佩，被誉为世间不可多得的女人。在那森达赖被杀后，她卧薪尝胆。先是感谢政变者不杀孙儿的恩德，接着在暗地里运动那森达赖的亲属以借刀杀人。由于她工于心计，组织巧妙，终将统治准格尔旗八十三天的新政权打垮；政变者死的死，逃的逃，达到了她报仇雪恨的目的。至此，准格尔旗的军政大权便落在那森达赖的堂弟奇文英的手里。

抗日战争爆发后，绥、包、萨、托相继沦陷，马占山的东北